

第六三六冊

理學彙編

文學典

序引部 題跋部

傳部

記部

碑碣部

論部

說部 解部 辯部

戒部 問對部 難釋部 七部

連珠部

祝文部

(卷)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三

一三

一三

一三

一四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六十四卷目錄

序引部彙考

劉熙釋名

序引部總論

王應麟辭學指南

吳訥文章辯體

徐師曾文體明辯

序引部藝文一

謝勝王集序啓

爲戴中丞謝賜中和節詩序表

代陳司徒謝敕賜麟德殿宴百僚詩序表

謝賜中和節御製詩序表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答郭希呂

答滕德粹

又

答胡季隨

答李誠之

跋何居仁與張斗南序

答王遵嚴

隱秀軒集自序

序引部藝文二

沁園春

哨徧

賀新郎

序引部紀事

序引部雜錄

題跋部總論

吳訥文章辯體

徐師曾文體明辯

題跋部藝文

與孫子思

與人

答劉季章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題平園誠齋跋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葉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跋六一先生跋杜濟神道碑

試筆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書蘇長公司馬長卿三跋後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跋渭南文集

題跋部雜錄

明顧士林

文學典第一百六十四卷

序引部彙考

劉熙釋名

釋書契

叙抒也抒洩其實宣見之也

序引部總論

王應麟辭學指南

序

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文選始於詩序而書序左傳序次之宋朝端拱元年王元之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遂爲直史館則試序亦舊制也

吳訥文章辯體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叙事理爲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

徐師曾文體明辯

序

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

序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爲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叙事宋真氏嘗分列於正宗之編故今做其例而辨之其叙事又有正變二體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今取以附焉又有名序字序則別附於名字說

引

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己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序引部藝文一

謝滕王集序啓

北周庾信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壁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元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始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汎酒鸚鵡承

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况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積慶之地某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礪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窮途之恨是以精采替亂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揚雄一吟一味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難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鵠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鄴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爲戴中丞謝賜中和節詩序表 唐馬總

臣某言中使至奉宣聖旨賜臣敕書手詔并御製中和節詩序及尺等天貺薦臨瞻文亮發仰觀俯愧祇懼若驚自受殊恩守茲遠鎮才拙日淺政未及人陛下頻降寵私驟施惠渥雖大君獎飾其道則然微臣駕猥豈宜及此臣聞先聖有作不相沿襲苟合天理順乎人心則可以垂憲百王布諸彝典側覽明詔以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事因祈穀便賜歡娛兼賜臣御製詩序一本尺一枝者伏以仲月良辰首建嘉節朝野慶洽君臣樂康助萌芽之發生擬天地之含育誠所以跨越周漢邁絕古今况聖人麗藻高懸日月皇儲妙翰益觀文明誕告萬方孰不懼忭又書同律度禮均衡石以尺頒賜固協其時敢不佩此謨猷謹於軌範限守邊鎮遂闕稱觴徒觀宴鎬之詩不厠賡歌之末無任兢荷歡躍之至

代陳司徒謝救賜麟德殿宴百僚詩序表

王維

臣某言支使某官奏事迴伏奉某月日手詔賜臣以皇太子所寫聖製麟德殿宴百僚詩序日月揚光風雲動色捧受之次震駭失常臣某中謝臣伏以經天緯地者聖人之文多才多藝者元良之美逖聽前修旋觀往冊考論盛事罕見全能故漢后詠歌有乖雅頌之旨周儲聰哲不聞翰墨之妙伏惟陛下道洽帝堯文趨繁表體陰陽之變化與雲漢而昭回皇太子德邁生知學寶聖訓掩鍾張之筆札並虬鸞以飛動臣特承湛恩荷此殊錫集榮光於外府啓重寶於私庭班氏賜書既甚懸隔馬卿視草曾未比擬又臣所獻奉和詩事等廣歌情同率舞濫吹之音謬塵於天聽踰涯之賞忽降於絲言豈臣微力所宜負戴非臣捐軀所能効益無任榮荷感惕之至

謝賜中和節御製詩序表

前人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并賜臣皇太子所寫御製中和節詩序聖澤曲臨天文下降日月爛其光彩風雲蔚其氣色捧讀驚駭魂守失常臣某中謝臣伏以

天地有常萬物必由其化陰陽不測聖人能爲之節然後垂文章以鼓天下之動張宴樂以道天下之和三五以還盛美斯在伏惟陛下以道御物以文化成立言盡經緯之本秉筆節陽和之中雖天旨元深理絕於彌度而磨詞煥洽義歸於德邵文輝三象諸同六律邁殷湯之晨露掩虞舜之薰風皇太子以聰哲之委篆隸之妙鸞鳳之勢鍾王莫儔臣備守外藩獲承殊獎荷此非常之賜實惟希代之寶窺觀則河漢無極負戴則山岳爲輕沉族捐軀何階上答不勝欣感之誠謹獻應制詩一首章句疎蕪義理鄙淺君倡臣和歡逢宴鎬之時謚吹往歌輒效鈞天之末塵瀆旒宸伏深戰懼無任祇惕之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宋歐陽修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屈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持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

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鏤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繇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爲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序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前人

修啓鼎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

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賤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其以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復存者乃直以字畫之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答郭希呂 朱子

示喻銘叙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卽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喻然後作耶况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憒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叙既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叙而費許多詞說分疏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卽不應爲希呂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熹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熹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千萬深察此言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答滕德粹 前人

示喻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眞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捨此而他求也顧恐或未能耳

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如來喻然其間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復申前請耳淳復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又

知官閒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功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置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亦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蝕日以益深也

答胡季隨

前人

南軒集誤字已爲檢勘今却附還其間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延之見之以爲無益而賈怨不若刊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驗也但序文後段若欲刪去即不成文字兼此書誤本之傳不但書坊而已黃州印本亦多有舊來文字不唯無益而反爲累若不如此說破將來必起學者之疑故區區特詳言之其意極爲懇到不知何所惡而欲去之耶且世之所

貴乎南軒之文者以其發明義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詞之富也今乃不問其得失是非而唯務多取又欲刪去序文緊切意思竊恐未免乎世俗之見而非南軒所以望乎後學之意試更思之若必欲盡收其文則此序意不相當自不必用須別作一序以破此序之說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熹以爲不然南軒有靈亦必憤歎於泉下也久不聞講論之益深以懷想前日諸賢相繼逝去後來未有接續所望於季隨實不勝其懇懇今觀此事竊疑其用力之不篤也更願勉旃以副所望千萬千萬至抑至抑

答李誠之

前人

昨蒙不鄙俾撰先正文集後序自知不文不足以副厚意顧以先契之重鄉往之深且欲託此以少見尊獎節義別嫌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辭而輒草定其說以求商訂區區之心蓋未敢自以爲是也所欲更定尊復明辟四字刊去繁冗著語精切前輩所謂自有穩字正此謂也玩味歎服不能自己但平賊之功雖由外濟之語乃是區區鄙意分功紀實以息爭論之微指朱丞相所記當時之事非不詳明正以欲專其功而反詆呂張爲敗事又其後深詆李趙諸公誣謗已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并與其可信者而不信之也願熟思之恐不可改如何

跋何居仁與張斗南序

周必大

江人臨江何居仁學廣聞多下筆衰衰不休高談雄辯常屈坐人屢上南宮耄老而終觀送鄉人張孝子序議論淵源詞采瞻蔚大筆力可窺一斑其稱張君至矣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旣舉其孝復勉以

忠此誨人本末之序也張舊名楠字南叔後改名斗南而字如初今監郴州酒稅敏達和易喜從名勝遊予友許凌志伯高弟也嘉泰壬戌臘月二十一日

答王遵嚴

明唐順之

安友爲求序得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爲文章有一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既不長又不能竭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從業者不濟其載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業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文亦未工報然盡欲焚燒而後爲快緣頗爲人抄錄無可奈何蓋以吾今日文字伎倆須井却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一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間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既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而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爲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既而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爲言語文字人也居常以刻文字爲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間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漢唐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

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役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草於鄧林焚禁之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爲之媒哉以爲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吳下自古來文人正不少以爲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接札游之文統既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爲僕作序則亦宜道兄與僕者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墮幾成而罷之意句句道却實事庶使兄爲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爲兄作序今且不欲羔袖於狐裘也刻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寶藏之未敢示人也

隱秀軒集自序

鍾惺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初非序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與焉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一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己而皆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

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然題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不屑意者十固已八九矣間取己作以覆古人則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爲悖於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則自有在也乃盡刪庚戌以前詩百不能以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爲與其輕而棄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林茂之爲予刻之南都無日不責予序諾諾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蓋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於斯時而始爲序不已晚乎予向者非無刻刻非無序今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乃無所附此亦不必乞序於人及自爲序之驗也茂之能保刻中所存使予信於心信於古能不至盡去而此序終有所附乎雖其不必傳亦請爲茂之一自序可也

序引部藝文二

宋方岳

沁園春

宋方岳

歲在末和癸丑暮春修禊蘭亭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山陰曲水流觴羣賢畢至是日風和天氣清亦足以供一觴一味暢叙幽情悲夫一世之人或放浪形骸遇所欣雖快然自足終期於盡老之將至後視猶今隨事情遷所之既倦俯仰之間迹已陳興懷也將後之覽者有感斯文

哨徧

劉克莊

勝處可宮平處可田泉土尤甘美深復深路絕住人稀有人今盤旋於此送子歸是他隱居求志是要明主媒當世嗟此意誰論其言甚壯孔顏猶有遺旨大丈夫之被遇於時便入坐廟朝出旗麾列屋名姬夾道武夫滿前才子 噫有命存焉吾非惡此而逃之富貴人所欲如之何幸而致向茂樹堪休清泉可濯谷中別有閒天地愛鱸細於絲蕨甜似蜜采於山釣於水大丈夫不遇之所爲唐處士依稀是吾師覺山林尊如朝市五侯門下賓客擾擾趨權勢嗟盤之樂誰爭子所占斷千秋萬歲呼童秣馬更膏車便與君從此逝矣

賀新郎

明顧士林

故郡開新府下臨江長洲舊館兀然今古聳翠流丹分翼軫雨捲雲飛朝暮競玉珮鳴鸞歌舞雅望閭公張勝餞盡東南勝友兼文武蛟鳳起竟誰數 書生萬里晨昏路出各區九秋霞驚一帆檣櫓坐賦羣公應讓座寶樹謝家堪許看逸興遙飛眉嫵獨惜凌雲楊意少漫猖狂投筆神淒楚聽晚唱漁歸浦

序引部紀事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於石崇聞而甚喜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嵩字元盛隴西狄道人建初元年三月讎於曲水命羣寮賦詩嵩親爲之叙文南齊書王融傳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昇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

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朱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陳書陸瓊傳瓊第三子從典幼而聰敏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

徐伯陽傳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

北齊書邢邵傳世宗幸晉陽路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

唐書謝偃傳偃遷魏王府功曹嘗爲鹿影賦二篇太宗美其文名見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天下又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卽位偃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瑤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己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旦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

云

孫逖傳逖爲集賢院修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元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禾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

王勃傳勃父福時絳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沆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豐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

撫言王勃著滕王閣叙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令人伺其下筆初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生常談又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不語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真天才垂不朽

按勃卒年二十九時省父交趾道出鍾陵作滕王閣序此云十四誤也

大唐新語魏奉古制舉推第授獲丘尉嘗曰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元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略曰孰謂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龍城錄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計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耳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卽仲卿作也

十國春秋吳沈顏傳顏少有詞藻倣古著書百篇曰聲書凡十卷自序云孟軻以後千餘年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

南唐江國公從鑑傳開寶初從鑑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賦詩餞綺霞閣而自爲序以送之序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

威綸傳綸直昭文館待制嘗宴餞种放于龍圖閣詔近臣爲序上覽綸所作稱其有史才

鄰幾雜志宋叔云令狐揆著書數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獻李夷庚夷庚問何人作序詢知其人使送銀二笏

清波雜志了齋陳瑩中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尊王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十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

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嘆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敵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揮塵後錄紹興丁卯歲明清從朱三十五丈希真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維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讀至此啓云竊

有疑焉朱丈云敦儒與先丈皆泰會之所不喜此文
傳播達其聞聽無此等語至撥禍明清云歐陽文忠
與王深父書云吾徒作事豈爲一時當要之後世爲
如何也朱丈嘆伏除去之

序引部雜錄

漢孔安國尚書序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揚雄法言序云觀夫詩書小序並列諸篇之前蓋所
以見作者之意也

唐楊盈川詩集序云詩必有序自虞廷賡歌已然其
拜手殿言責難反覆聲容可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
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深可識人皆知刪後
無詩不知二百篇已無序矣

東坡志林歐陽文忠公言皆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
來今一篇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
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
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聞見後錄東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能
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
之有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邪故
予爲文至多未嘗敢有作之之意時東坡年方冠尚
未第其有發於文章已如此故黃門論曰公之於文
得之於天也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陽公如曰具官某首開
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凡
十四章具載獻可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
陽公諫臣論以爲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陽
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陽公無得以怨歎抑以歐陽
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陽公
爲邪反以歐陽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爲誠言可
乎

嬾真子蘭亭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倫比或云絲即
是絃竹即是管今疊四字故遺之然此四字乃出張
禹傳云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之言
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在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
誤耳

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如堯典舜典
以下關雎葛覃以下並一簡牘而書之至孔安國乃
移之故曰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見互相附
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後毛公爲詩傳亦復如是故
逸書逸詩之名可以見者緣與今所存之序同此一
處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則亡之蓋其餘則簡編衆多
故或逸之今逸書逸詩是也

林下偶談尚書諸序初總爲一篇毛詩序亦然史記
有自序西漢書揚雄傳通載法言諸序放此也其曰
作五帝本紀第一作夏本紀第二誤學行謬吾子之
類與作堯典作舜典之義同蓋序語也韓退之原鬼
篇末亦云作原鬼晦庵考異謂古書篇題多在後荀
子諸賦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題不應復出以愚觀之
此乃結語非篇題也其文意以爲適丁民有物怪之

時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記河渠書末云余從負薪
塞官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退之正祖此又送
實平序末亦云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
事之答於知己不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
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實從事少府平序後
人沿襲者甚多如李習之高愍女碑云余既悲而嘉
之於是作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衛云作原十六衛
賈同責荀云故作責荀以示來者孫復儒辱云故作
儒辱荆公閔習云故作閔習豈皆篇題之謂哉

老學菴筆記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
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爲未安
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
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芥隱筆記送李愿歸盤谷序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
土維子之稼詩七月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
豐之未濟曰沾洽時樹生我禾稼小過之大畜雨溢
過度傷害禾稼圃音浦稼古義切

蘭亭叙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用京房傳語房
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揮塵前錄歐陽文忠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碧落碑
在絳州龍興宮之類蘇東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
叙近爲文者或做此不知兩先生之意也

揮塵後錄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
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頴州以其間所
記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
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
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

也

貴耳集鄭漁仲通志總序不取班固作西漢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其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

野客叢談遜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筦絃亦重複僕謂不然絲竹筦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然則斯文之不入選良由搜羅之不及非故遺之也吳會漫錄亦引張禹傳爲證正與此合

明方孝孺答葉教諭書云所謂序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諸篇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復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息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傑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詩當時無序白詩李陽冰於

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

丹鉛總錄朱子作詩傳盡去小序蓋矯呂東萊之弊一時氣性之偏非公心也馬端臨及姚牧安諸家辨之悉矣有一條可發一笑併記於此小序云菁莪樂育人才也子矜學校廢也傳皆以爲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此何異俗諺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乎

賢英國初科舉第一場問四書義一道五經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諸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猶循元制也洪武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爲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事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籍籍而已其錄前後雖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爲程式也次科戊辰加刻程文自後未爲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或多隨時不一未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未樂中各省鄉試猶有儒士主考官同考者其序文亦不拘篇數景泰中序文禁稱公考官正用實授教官序爲前後二篇以兩京爲法也然兩京序文稱臣獨與會試同云珍珠船晉人謂禊序唐人稱蘭亭詩或言蘭亭記歐陽公云修禊序蔡君謨曰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宸翰題曰禊帖於是蘭亭有定名
妮古錄宋高宗御書序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
枕譚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頭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

斷句音響義同
潛確類書舒其物理曰序

日知錄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於其府州縣者也諸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爲之官於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於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於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於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序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文集序者

可以止矣

題跋部總論

吳訥文章辯體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撮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各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狠跋其胡之義狠行則前蹤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

徐師曾文體明辯

題跋

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

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攷古證今釋疑訂謬專以簡勁為主故與序引不同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然題跋書於後而題辭冠於前此又其辨也

題跋部藝文

與孫子思

宋蘇軾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松叟詩亦佳

與人

黃庭堅

前承論作木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繪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荊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竊深嘆息以爲名言凡作序引及記爲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爾足下深諒之

答劉季章

朱子

王晉輔來求其尊人銘文久已齟舌何敢爲此以其再來不免題其行狀之後少答其意又慮其便欲刊刻流布則大不便已作書力戒之矣渠又說得鄙文編次鋟木此雖未必果然亦不可有此聲恐渠後生未更事不識時勢不知此是大禍之機或致脫疎書中又不敢深說恐欲蓋而愈章敢煩爲痛說此利害

當此時節只得杜門讀書潛形匿迹豈可爲此喧譁以自取禍耶况如老拙蹤跡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曉也只如今所題跋亦切不可便將出與人看又刻石鏤板二事并望痛爲止之千萬至懇至懇此杜元凱所有既作之後又復隱諱以避患者固爲可笑然亦以子約之故無以答其意而浸淫至此全藉賢者相與致力遏其橫流千萬幸也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前人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諱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爲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爲正云十一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題平園誠齋跋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後

真德秀

周丞相跋云某幼學之年已聞駭歎金公彥亨爲名御史論擊權彊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秦丞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當己卯歲高宗以宗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壬午六月壽皇初即位眷待良厚是秋某以起居兼中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諒多聞年高而德劬每與從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因爲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踈聽惟公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示某事誤矣某事非也退而考按

信然蓋公於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至若端重誠實上不欺君則又有可紀者特表而出之其兼西掖之二日有旨婉容翟氏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擬正法人特與轉行即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同銜繳駁某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即醫流皆擬正法前德壽推江上扈從賞今上覃恩並不轉行正令同授似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夏賢妃位推恩某實未曉已書牘行下今恐相失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商量庚申講筵公與某偶皆以職事留身初不知公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殿上退而某升甫至榻前上迎勞云朕初謂卿止能文適金按節說卿欲論婉容位轉行擬正法事不謂卿剛正如此真全才也可便進文字來某然後知公忠直不遂非又如此章既上御批依奏夏妃位官吏亦令依條回授此事非獨著公盛德壽皇可謂從諫如轉圜矣三十四年公之孫承直郎鑄錢司檢達官篋示公文彙求予一言敬題其後以補家傳之闕若公文辭典雅如其為人識者自知何待贊也慶元元年九月日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某書楊閣學跋云某隆興元年冬詣吏部受署一日謁中書舍人澹庵胡先生坐未定門外傳呼重客至某亟屏齋房避之見主賓四人皆鬚髯皓白衣冠峻整進退莊敬以問先生之子泳指曰此爲彥亨金公此爲龜齡王公此爲邦彥陳公是時羣賢充朝氣象如此慶曆元祐間而茲四人者又其選也其名日著望若神人然而某乃得以瞻其聲尤私竊自慶以謂雖南山之四皓何必減焉後三

十六年得金公之文彙於其孫篋首篇蓋公所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終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此耳蓋二相之文相爲頡頏云敬書其後慶元戊午季冬中泠日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楊某書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關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耆文魁壘之士義冠委佩畢萃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爲之三嘆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真某書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周必大

右熙寧間文忠公與趙彥若元考帖江端友跋云先祖非戲言蓋往時風法華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公友江鄰幾舍人亦以公見筆輒書戲比風僧此說載公文集試筆門端友即鄰幾孫也慶元五年二月癸未周某書

跋六一先生跋杜濟神道碑

前人

右六一先生跋唐杜濟神道碑蓋集古第四百五卷也今吉水縣鄉貢進士曾三異有此碑而未殘缺其文可讀得非嘉祐以前舊本歟慶元丙辰周某某爲皇諸孫彥法題

試筆

前人

世傳文忠公試筆自說研而下凡數十紙有元祐四年九月東坡蘇公跋此最後數紙也初入劉氏後歸王晉卿今復還歐陽氏餘不知何之矣公薨於熙寧五年其遺墨已爲諸公珍愛如此况百世之下乎淳

熙甲午十月廿八日某書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文天祥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葉則鄉哀平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葉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明宋濂

七峰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會布出守南陵尋謫武彝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體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辨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縷列既燔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於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一通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祕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羣小爲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抵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烏傷王君禪其八世祖末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冢子正棠實

爲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僑
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託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
所祕藏者而正彙出示於親戚歟今去公造此文時
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
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倣兀無窮世變
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
忠憤之志而未嘗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
與濂爲同門友而義若弟昆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
而僭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有繫於家國安危者
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勸說云

書蘇長公司馬長卿三跋後 王世貞

蘇長公跋相如大人長門二賦喻蜀文皆極口大罵
不已余謂相如風流罪誠有之然晚年能以微官自
隱於驕主左右而不罹禍此其識誠有過人者恐長
公於茲時不能免太史公腐也余於宋獨喜此公才
情以爲似不會食宋粟人而亦有不可曉者於詩不
取蘇李別言以爲六朝小生僞作又謂有崔顥者會
未及豁達李老作黃鶴梅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
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決殺也豈不知崔顥爲何如
人耶只晴川歷歷漢陽樹一淺語公畢世何曾道得
宜其詩之沓拖餽釘也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鍾惺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
無衆寡大小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一語可以爲一
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此種最可誦法如書贈
韓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
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

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書胸山雜詠後
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
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
吟調笑之間胃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
範詩後則曰今觀鮮長江之才可謂困頓州縣者也
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
之過也跋浴室院書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容投
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則曰以富貴
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
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
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
公之所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鬱
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要須胃
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
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
東坡和淵明詩則曰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夫
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李
康子思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跋范
文正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
世故想其鈎指迴腕皆入古人法度中跋王荆公碑
簡則曰余熟觀其丰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
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書舊詩於洪龜父則曰龜父
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克己
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光輝以照本心書稽叔夜詩
與姪履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
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

事行忘鞍馬之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
也題楊道平書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銷鍊與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曰用意
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看山谷題跋當
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胷中全
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
而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未嘗不合所以爲
妙

跋渭南文集

錢謙益

先輩題跋書畫多云某年月日某人觀陸放翁跋所
讀書但記勤對裝潢歲月寥寥數言亦載集中蓋古
人讀書多立言慎於古人著作非果援據該博商訂
詳審不敢輕著一語亦文章之體要當如此也今人
於法書名畫強作解事蟬連滿紙必不肯單題姓名
坊間槧本不問何書必有跋尾附贅其後如塗鴉結
蚓漫漶不可了試一閱之支離剝剝千補百綴天吳
紫鳳顛倒徂褐窮子爲他家數寶人皆知其無看囊
一錢耳偶讀渭南文集聊書之以爲戒

題跋部雜錄

尚書故實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
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貞觀中褚河南裝背
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得傳至相國張公弘靖元
和中准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後中貴
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
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
遽以絹數疋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
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清夜圖在宅閒居家貧請

以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實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鹽院時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然後遂公所請因爲計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復落在一粉鋪內郭侍郎承報聞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郭公又流傳至今令孤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

泊宅編予只一弟甸字仁夫博學好古未壯而卒平生不曾見其所爲文既卒於其篋中得跋尾遺藁嗚呼觀其筆力古人豈難到哉今載於此

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馳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與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眞爲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今又悉與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邯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刺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侯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於一勝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於此歟余昔固嘗恠秦楚虎狼之國其勢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此鄰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

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秦盟詛之美婚姻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通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石經跋尾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爲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家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金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碑等名號

者魏世用日碑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文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嘆惜哉予嘗謂物之不幸者莫甚於書自隋牛弘已言書有五厄由弘至今其厄又可知夫著之金石宜若可傳於無窮而不幸且如是至於荒唐亂世之言晏然享天下厚奉歷千有餘歲而未聞遭詆訶之厄彼亦何幸而至此豈天終不佑吾道耶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新然實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紹聖甲戌秋八月題墨莊漫錄題跋最爲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春渚紀聞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蓮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宋范公稱過庭錄六伯祖子正丞相長子有大才博學嘗作孔林詩云漢陵玉匣盡秦山銀海空干戈百世後獨究先聖宮樹有千年色門無數仰崇盛德包覆載遂順因所宗坐若顏閔後顏閔鄒魯風撫膺感遺言零落涕沾脣李顏師顏謫齊州又嘗以詩寄云歷下故人今何在音書又已隔寒暄多年別後紛紛事何日樽前細細論忍見風霜摧羽翮空教江漢瀉詞源聖朝寬大超前古卽有恩光照覆盆其才器可知年甫三十二而卒有文集百卷魯直爲跋其後兵火集散亡而魯直集中此跋亦闕其略云士之學期

於沒而不朽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故壽夭之際未嘗置言鳬鶴之短長物故不能齊也雖然有連城之壁操之甚栗中道而毀豈能使人無繫於心哉范子正予不及友也予於親聞其人又得其言皆可傳後問其所游則司馬溫公愛之問其爲吏則年三十試吏單父方使者剝膚椎髓取於民以自爲功子正以歲饑獨捨單父民錢十九雖沒世可以不朽矣或謂子正父祖皆名世士自宜如此應之曰王文割烹武王餽鼎叔旦舉而用之用當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子正賢於人遠矣元祐二年三月庚午豫章黃庭堅書

澠水燕談錄唐杜進家書跋尾皆自題書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爲不孝蘇惟岳家杜氏書尤多所題皆完

老學庵筆記泰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修英宗實錄辟陳無己爲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爲無此事南豐雖嘗預修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爲吏屬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己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修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爲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己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浸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爲英宗實錄耳至其言辟無己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公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

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爲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爲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揮塵餘話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爲一圖極其精妙舊在上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於後少董死迺歸秦伯陽燹其後流轉於其婿林子長稱今爲王順伯厚之所得真一時之奇物也先人跋語云右古器圖龍眠李伯時所藏因論著自書以爲圖也今藏予友畢少董家凡先秦古器源流莫先於此軸矣昔孔子刪詩書以堯舜殷周爲終始至於繫辭言三皇之道則網罟耒耨衣裳舟楫所從來者而繼之曰後世聖人者欲知明道立法制器咸本於古也本朝自歐陽子劉遵父始輯三代鼎彝張而明之曰自古聖賢所以不朽者未必有託於物然固有託於聖賢而取重於人者歐陽子肇此論而龍眠賡續然後渙然大備所謂三代邈矣萬一不存左右採復幾見全古惟龍眠可以當之也此圖既物之難致者而得之又少董以聞道知經爲朝廷識拔則陳聖人之大法指陳根源貫萬古惟一理其將以春秋侍帝傍矣順伯錄以見予

齊東野語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泯滅歐公喜誦之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與天際欽然車蓋凝虛未瞬瀾漫霆霹驚雷出火喬木糜碎般地蕪空萬夫皆廢雷練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先塊同此一機括也

輟耕錄劉須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釋會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見聞錄停雲館朱巨川刻鄧喬二跋余藏又有陸太宰完題不及刻跋云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爲顏魯公書按唐式書符令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以禮部尚書爲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開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爲天下望巨川欲重其事特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誥敕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梭易之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爲祕玩王詵篤好顏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顏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並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三印後歷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邪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耶不可得而知矣此卷作字雖小而與東方

朔贊用筆同其爲顏書無疑告中細書不知出何人唐制惟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其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眞中興以後藩鎮節使多授中書令故救後細書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先是年四月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卽同平章事矣牒行細書首行云侍中關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卽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身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戶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牒尾尚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滋者劉滋也貞元二年正月遂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今史不名益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間而唐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跡尚裝爲祕玩况眞跡耶互何如其寶愛之也時在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此跋精核辨博今之收藏家卽具隻眼如公之反覆檢括者少矣

妮古錄顏書朱巨川詰眞蹟有二卷皆絹本其不書詰文首止吏部尚書四字尾題建中八年三月日下字如棋子稍大中有一大說字前後紹興小璽藏項子京家其停雲館刻墨蹟後有鄧文原喬贊成二跋者向爲陸全卿太宰所寶跋千餘言檢考甚詳今藏余家余故有寶顏堂印

小米雲山卷藏項希憲家後有素心道人及沂陽董復二跋雲林止題四字云倪瓚曾覽

書繼云顏魯公鹿脯帖有王冲隱題跋王名持字正叔長安人惜辰玉有帖而少跋

蘭亭專論損壞處惟博議上一跋云此是右軍平生得意書不必計較於毫釐之間如堯舜君臣都俞賡歌區區四凶正何傷於極治也又爭肥瘦本亦惟博議云世人於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余獨以爲飛燕太眞俱是國色

項氏藏百家註柳河東集宋魏仲舉刻梓紙板精妙錫山華氏家藏物也後祝京兆跋云余所見宋刻文選數本精妙著名吳門舊爲李氏珍藏嘉靖甲子購得之帙中有祝枝山唐伯虎諸公品題亦妙品也又跋云自士以經術梯名昭明之選與醬醢覆久矣然或有以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吳中數年來士以文競茲編始貴余向蓄三五種亦皆舊刻此錢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競助以佳本當尤增翰藻不可涯爾丁巳祝允明筆門人張靈時侍筆研又跋云古文選爛秀才半自隋唐以來莫不習之余昔游南都求監本率多漏缺不可讀偶閱書肆獲部之半曰非全書也其後赴試京師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帙見示儼然合璧因遂畱而成之自是累購善本餘年莫之遇孔周何從得此紙墨刻印又精好倍余所藏豈非天緣耶好學之篤又有好書濟其求宜有以爲慶賞楊循吉題後又有唐寅觀丁巳冬徐禎卿披翫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

其高自標許如此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眞跡如覺僞者甚可笑也周公謹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謂多見石刻少見眞跡往往反以眞者爲僞信乎東坡之善言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六十五卷目錄

傳部總論

劉勰文心雕龍史傳

徐炬事物原始傳

吳訥文章辨體傳

徐師會文體明辯傳

傳部藝文一

上忠臣傳表

忠臣傳序

孝德傳序

丹陽尹傳序

謝齊竟陵王敎撰高士傳啓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進張巡中丞傳表

唐張中丞傳跋

題燕華仙傳

書歐陽子傳後

跋吳中丞家傳

題鄴侯家傳後

題新修李鄴侯傳後

題蔣伯康小傳後

構李往哲列傳序

傳部藝文二詩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讀後漢逸人傳二首

張謂



其二 前人

繼之尚書自余病來寄遺非一又蒙覽醉吟先生傳題詩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伸酬謝

白居易

讀東漢外戚傳

傳部紀事

傳部雜錄

明王鴻儒

文學典第一百六十五卷

傳部總論

劉勰文心雕龍

史傳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於典謨商夏被於詩書自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貶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寔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

敘故節簡而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勅比堯稱典則位維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刻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寔錄無隱之旨博雅宏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踏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遠親攘美之罪微賄鬻筆之愆公理辯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此雖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惟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還固元平二后欲為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較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惟陳壽三國志文質辯洽荀張比之於還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繫平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于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璨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